

小島先生

陳廷威
著



「請給我兩個飯糰，包梅子的，謝謝。」

我一邊跟飯丸屋的老闆說著，一邊將手中的花束小心翼翼地套進透明的花套袋裡，還沾著露珠的花朵在陽光的照射下更顯鮮亮。

「哦，是齋藤太太啊，今天的花也很美麗哦！」飯丸屋的老闆拿起剛捏好的飯糰，交到我手上時說道。

「謝謝您，這個季節剛好是鬱金香開得最美的時候，不嫌棄的話您也拿一朵吧。」我從花束中抽起一朵已經包好花套袋的鬱金香。

「啊，這怎麼好意思呢！」

「別這麼說，平常承蒙您照顧了，我們千代特別愛吃你們家的飯糰。」

從飯丸屋出發走路約十分鐘，就會看到商店街。在我小的時候，這裡只有寥寥幾間攤販，連個市場都算不上。但隨著戰後的復甦和重建，我們這個小地方也開始發展起來，大家攜手協力，共同在這裡開闢了一片新天地，所以商店街裡的每個人，不論是店家或是附近居民，對在地的情感都格外濃厚，也積極參與像是廟會慶典等地方活動，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商店街走到底，就能看到一間隱身在角落的花店。規模雖不大，卻時常吸引過路人的目光，因為店門口總是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花朵。來商店街採買食材的婆婆媽媽們偶爾會在我這買幾支百合花回家，或是來買花的客人順便跟旁邊的攤商買了幾斤豬肉當作晚餐的材料。這種互利共生的模式讓我跟其他攤商的維持著友好的關係，附近的店家老闆常常塞給我許多零食餅

乾，或是牛奶飲料，都說是要送給千代的。

我將手中的鬱金香擺放在門口角落的盆栽裡，看著周圍忙碌的大家，在這個彼此共同努力的環境裡，我陷入了沉思。

這麼多年了，我有成為足以被人注意到的存在嗎？

不論是成長、讀書、工作，還是結婚生子，我都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。我不擅長接觸人群，也毫無對事業的抱負及企圖心，於是就在生下千代的那一年，我決定自己開一間店。即使知道憑我的能耐很難做出多好的成績，但我仍嚮往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。

但之所以會選擇開花店，果然還是因為那次意外吧。

我將剛買回來的飯糰放在餐桌上，並拿起其中一個梅子飯糰放進微波爐中，這是要給千代當點心吃的。若要問我們母女之間的感情好不好，我能夠很有自信地說，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像我們感情這麼深厚的母女了。記得千代還在唸小學的時候，我都會在放學之後和她一起散步回家，途中會經過附近的社區活動中心，那裡常常有針對單親家庭開設的親子課程，不但課程相當多樣，學費也非常便宜，千代非常喜歡去那裡玩，總是玩到精疲力盡才依依不捨地離開，我們會在路上買幾個梅子飯糰當明天的早餐，睡覺前會一起在床上聊天，直到千代的眼睛開始惺忪才會熄燈，等著明天一早再牽著千代的手去學校，就這樣度過充實而幸福的每一天。

雖然只是唸家裡附近的學校，但只要她去上學的時候，我都會期盼她早點放學回家，吃著

我爲她準備的點心，聽她興奮地說著今天學校裡發生的趣事，這些平凡的小事，大概就是身為母親所能感受到最滿足的幸福吧，這也是我給女兒最大的愛。

這些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愛，就由我全部灌注在千代身上。

自從和丈夫離婚後，我便一個人扛起了照顧千代的責任。或許是爲了彌補她沒有父親的童年，幾乎任何千代想要的，我都會買給她。

千代剛滿十歲那年，我帶她去逛她最愛的百貨公司，當時剛好遇到登山季的促銷活動。我一直以爲登山是那些退休後有錢有閒的老人才會感興趣的嗜好，但沒想到現在的登山裝備也開始走時下流行的風格，精心製作的登山鞋一雙比一雙高級，價格也是貴得不得了，感覺穿著這種鞋子去登山好像在糟蹋寶物一樣。除了鞋子以外，還有一頂亮黃色的登山帽，帽緣繡滿了各種可愛的花卉圖案，正中間還有一朵醒目的鬱金香。

「您好，請問是打算要登山嗎？有需要的話都可以戴看看喔！」年輕的店員滿臉笑容地走了過來。

「啊，不……」我們從來沒有全家一起去登山過，目前也沒有打算，只是看看而已，謝謝。

明明這種話可以用一個微笑輕鬆說出口，但我卻做不到。

我沒有辦法自在接受別人的善意。

爲了避免尷尬，我將目光再次轉向了那頂登山帽，看起來應該是手工製作的吧，那朵鬱金香應該也是一針一線用手繡上去的，看來價格一定不便宜。然而當我準備牽著千代離開時，她卻突然這麼對我說。

——媽媽，我們去爬山吧。

我猜是上週播出的電視節目，才讓她突然有這個想法。那次的節目是介紹台灣也太魯閣山，我從沒去過台灣，對那個地方也不太了解，但當時看見電視上雄偉壯闊的峽谷和峭壁時，我也對那樣的景色感到有點嚮往，更別說還只是小孩子的千代了。

但也有可能她只是單純喜歡這頂帽子而已。

我看了看價格，或許是因為促銷的關係，我驚訝地發現比想像中便宜，看來真的可以考慮去登山。

最後那頂登山帽和登山鞋我都買了，並打算下個週末母女倆一起去爬山。沒想到卻發生了那樣的事情。

考慮到千代的體力，我們決定去爬家裡附近的小山，山頂上還設有小木屋能讓旅客休息。雖然她一聽到不是要爬電視裡的高山時有點失望，但我跟她說如果這次能獨立爬完整座山，下次我們就挑戰更高的山的時候，她就又露出了開朗的笑容。但其實我是騙她的，我怎麼可能放心讓她去爬那麼高的山，太危險了！

終於到了出發當天，沒想到卻下起了細雨，天空蒙著一層厚重的灰色烏雲。果然還是取消吧，我心中正如此盤算時，卻看見千代已經穿好登山鞋，興奮地拉著我。我不忍心毀了她的期待，於是評估了一下窗外的天氣，雨勢其實不算大，必要時穿著雨衣就好了，而且如果今天不去，以後可能也沒什麼機會提起興致去爬山了。

在坐了一個小時的公車後，我們到達了山腳下的登山口。除了我們以外，也有一些年紀稍長的登山客，看來登山果然還是屬於老人的活動，我暗自在心中想著。千代熱情地跟他們打招呼，那些老人不斷誇著千代年紀這麼小就來登山，看著她靦腆害羞地笑著，我心中湧起一股驕傲的成就感，畢竟是自己的女兒被稱讚。

幫千代穿好雨衣後，我們並肩走在上山的小路，之前在查這座山的登山路線時，還擔心這條路線不會太過崎嶇，不知道千代能不能順利走完全程。但實際來到這裡之後，發現山路比我想像中平順，千代也充滿活力地走著，絲毫沒有一點疲倦或不耐，看來是我多慮了。

做任何事之前先做好萬全的準備，是我的習慣。從以前開始就是這樣，我必須一個人規劃所有事情，才能全盤了解狀況，並且在緊急時後做出應變。從很小的時候開始，我就很習慣只有一個人的生活。

但如果是跟別人一起行動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。

小學六年級的時候，學校舉辦了露營活動，讓大家在享受露營樂趣的同時，也能體會到群體生活及相互合作的重要性。我們搭著遊覽車前往露營地點，一上車就聽到班長大聲提醒大家

這次露營的注意事項，並且主動起身檢查大家的雨具及手帕是否都有帶齊，才心滿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每個班上不是都會有那種人嗎，積極爭取在班上發聲的權利，並假借是爲了大家好的理由，強硬地讓所有人都能注意到自己，滿足心中的優越感。

我不喜歡這種人，所以我不喜歡班長。

但我想我不喜歡她的原因，主要還是因爲她跟我是屬於完全不一樣的人。

我習慣一個人做事情，最好不要引起任何人注意，每當有人過來問我在做什麼的時候，都會讓我很緊張。

爲什麼對方會這麼問呢？是因爲我沒有把事情做好嗎？

我心裡知道那其實只是一種善意的關心，我只是不知道怎麼接受這種好意。

抵達露營地點時已經接近中午了，所以我們決定先吃午餐。既然是露營，當然是自己生火煮飯，可能是第一次露營所以感到很興奮，我竟然自告奮勇要負責處理食材。

於是當其他人忙著收集用於生火的木材時，我便一個人掌管了所有食物，每個班級的食物都是由各班級導師統一採買，爲了顧及大家的飲食均衡，裝食材的袋子裡有肉也有青菜水果，當然少不了白米。

因爲煮飯需要比較多時間，而且還要先洗米，所以先從米飯開始處理會比較省時間，這都是我每天自己煮晚餐時所學會的技巧。

我把白米和清水一起加進鍋中之後，抬頭看見大家已經把木材架起來，準備生火了。那我也要加緊準備了，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，就看到班長走了過來。

「齋藤同學，妳需要幫忙嗎？大家都在等妳喔。」又來了，大家明明還在忙著生火，根本沒有人有空顧及食材，她只是想要找藉口插手，然後把一切掌握在手中而已。

明明心中是這樣想的，但她的話卻讓我開始緊張起來。

「不用了。」我爲了展現鎮定，故意用冷冷的口氣回她。大家都還在忙，沒有人注意到我這邊，我在心中不斷地這樣說服自己。

班長自討沒趣便離開了，我心中暗自鬆了一口氣。

當我終於洗好米，並在鍋子中加入適量的礦泉水後，發現火已經升起來了，大家開始朝我這走了過來，雖然很不習慣大家看向自己的眼光，但我已經準備好了，所以也不至於恐慌。

「先把米飯拿去煮吧，我再來繼續處理其他食材。」我對著來幫忙的幾位同學們說道。

「好餓呀，食物到底準備好了沒呀。」

班長突然大聲說道。她一定是故意的！剛才明明在遊覽車上就把帶來的零食吃掉了一半。她一定是對被我趕走的事情懷恨在心。

雖然我沒有理她，但還是感覺到不少眼光往我這邊看過來。

我發現我的手開始顫抖，我試著深呼吸，讓情緒緩和下來，那鍋米飯不是讓其他人抬過去煮了嗎？我不斷告訴自己沒做錯什麼事情。

「只有米飯呀，還要花時間煮，我們想要馬上能煮好的東西，我們要吃肉！」班上的幾個男生也開始跟著班長起鬨。即使我緊閉雙眼，也能感覺到所有人正在看著我。大家是不是都覺得我很沒用？

我猛然睜開眼睛，才發現雙手因為指甲陷入肉中而冒出鮮血，但我並不感覺疼痛。我抬頭看見班長一副勝利者的姿態，像是對著我說：「我就知道妳不行，還是讓我來吧。」

但我甘心。

我拿起了放在大袋子裡的牛肉，頭也不回地走向剛生好的火堆，並把整塊牛肉放在火堆上的平底鍋裡。

當時的我腦袋一片空白，所以才聽不見大家阻止我的聲音。

突然爆出了好大一聲巨響，把我嚇到了，我才發現那塊肉開始溢出了好多水，平底鍋冒出了一大片的白煙，許多的水珠從鍋子裡彈開，落在了火堆上。我看著大家的努力逐漸縮小，最終熄滅成一片灰燼。

「搞什麼啊！妳不知道牛肉要先解凍才能下鍋嗎？」我不用轉過頭去看也知道是誰的聲音。

但即使我轉過頭去，眼眶裡的淚水也讓我看不清任何東西。

從那一天開始，我明白了件事情。

即使是真心付出，我最終也只會造成大家的困擾。